

評 劇

鬧花堂

鄧 辛 安 編 劇

1313~~1~~60/09



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

評 劇

關 花 堂

鄧 辛 安 編 劇

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

1962年·沈陽

開 花 堂

邓 辛 安 編 劇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河区二段官前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，24印张，55,000字·印数：20,001—50,000 1960年3月第1版
1962年12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189 定价(7)0.24元

时 間：五百年前。

地 点：济南历城。

人 物：过 午：仰人鼻息，帮虎吃食的小家奴。

过其祖：依財仗勢，盛气凌人的闊公子。

水 望：忠厚老誠，心地正直的老家院。

水 运：好占便宜，常是吃亏的大笨伯。

翠 竹：心直口快，見义勇为的小丫鬟。

水冰心：既俊且俏，有胆有識的女諸葛。

香 姑：容貌不美，心地不良的母老虎。

丫鬟們。

僕 相。

賀客們。

刘 胥：久居宦場，老奸巨滑的县官。

家丁們。

張 千。

韦于道：自負才高，閱历不多的新官吏。

衙役們。

第一場 偷 相 亲

〔过午手捧书信上。〕

过 午：（唱）家书值万金，这是万金家书，

这家书是老爷寄自京都。

快步送上公子过目，

讨人欢喜为人奴。

嘻嘻，公子他来啦。

〔过其祖上。〕

过其祖：（唱）腰板硬棒大腿粗，

父作高官儿享福。

我效天子选嬪妃来挑媳妇，

选千家挑百户尚未挑出，

英雄配美人早有掌故，

非是我过其祖贪心不足。

我说过午啊！

过 午：小人在。

过其祖：今儿个该相看的，是兵部侍郎的千金小姐。你给公子爷带路啊！

过 午：是。——这儿有老爷来封信。（双手捧递。）

过其祖：（拆书看信，面有喜色）啊！好啊，我爸爸要当宰相啦！

过 午：嘻嘻，树大荫凉宽。——小人在这儿给您道喜啦。

过其祖：（見信別有內容，頓時大不高興）哼，多此一舉！

过 午：（事出意外，誤為責己）嗯？——我說公子爺，您這是怎樣的啦？

过其祖：瞧，信上說：他有个得意門生，当了欽差巡按，几天之內要到济南，叫我出境去迎接他。

过 午：（乘机献媚）这您可要早作准备。

过其祖：什么？凭我过其祖去迎接一个小小的巡按！

过 午：（随声应和，顺竿爬）是啊，您去迎接他，那宰相大公子的势派，可还往哪儿摆呢？

过其祖：少管閑事，还是相亲要紧。

过 午：是。

〔圓場：过午引路奔水府。〕

过 午：奔豹突泉，走剪子股，穿街越巷，来到大明湖！

过其祖：你領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不想游湖，是要相亲！

过 午：公子爺，您要相看的千金水小姐——她的家不就在大明湖旁边嗎。

过其祖：噢。——前去叫門。

过 午：是。——里边有人嗎？

〔水望上。〕

水 望：（念对）水府常冷落，何人来扣門？（開門）何事？

过 午：相亲的来啦。

水 望：（莫名其妙）这是从何說起？

过 午：怎么，你还不知道呀？——是你家老爷邀我家公子

……

水 望：（事无来由，越听越气）岂有此理！（催关大門，下。）

过 午：(出乎所料)啊！

过其祖：怎么回事？

过 午：人家說啦：“岂有此理！”

过其祖：嗯——好你个大胆的水二！

过 午：噢，弄了半天，还是水二員外的事呀！

过其祖：是他邀我来的。

过 午：只怪咱們找錯門啦——这儿是兵部侍郎府，水二員外的家(用手一指)在那边儿。

过其祖：好混賬！

过 午：是。

[水运上。

水 运：(念对)誠心聘侄女，乐意攀貴亲。

[过午过来拍門，正巧水运开門，阴差阳錯，竟閃了过午一个前栽，被水运扶住。

过 午：噫！水二員外。——我家公子爷来啦。

水 运：哈哈，这真是开門見喜。——快快請进。

[圓場：水运引过其祖、过午进院。

过其祖：你侄女儿呐？

水 运：她在綉楼上。

过其祖：噢，要我去綉楼相看？——走！

水 运：不！

过其祖：不？要不，你就叫她到我这儿来吧！

水 运：(事出意外，有些惊讶)啊？

过其祖：啊什么呐！她来了，我好和她对相对看呀！

水 运：(形有难色)这……

过其祖：这？——你邀我前来干什么呢？

水 运：我邀公子，是偷相亲。

过其祖：什么？

水 运：偷——相——亲。

过其祖：偷相亲？想我过其祖相看媳妇，明来正去，不是作贼，干什么我要偷呢？

水 运：不是你偷；是不让她知道，你在暗中瞅瞅。

过其祖：怎么能让我在暗中瞅，还不让她知道呢？

水 运：这小老儿倒有安排。我和我哥哥分家另住，外面两大門，内里是一家。花园那儿只有一墙之隔。适才，我已叫小女前去引她到花园玩耍，此刻，就请公子到在花厅，保险能让你相看一个够。

过其祖：好。我是要相看一个够的。

〔圆场：水运引路奔花厅。〕

〔中幕启。〕

过其祖：（唱）上花厅攀花墙偷香窃玉。

水 运：（唱）愿公子能相中心满意足。

那楼台是香闺侄女所住，

那厅阁是书房留她读书。

过其祖：（唱）楼台上挂的是？

水 运：（接唱）绿毛鹦鹉。

过其祖：（唱）厅阁内摆的是？

水 运：（接唱）一棵珊瑚。

过其祖：（唱）为什么总不见人只见物？

水 运：（唱）人都去逛花园空留房屋。

过其祖：（唱）水家花园在何处？

水 运：（唱）真山真水直通大明湖。

过其祖：（唱）这大海捞针难寻找，我暗暗叫苦！

〔翠竹声：“小姐，来呀！”〕

过 午：好！

（唱）闻声望见美人图。

过其祖：在哪儿？

过 午：（唱）您顺着我手送二目。

水 运：（指向另一处）在这儿哪！

〔过其祖先顺着过午的手，后顺着水运的手，左右张望。〕

过 午：（唱）月亮门里站女子——她好似嫦娥又在人间出。

〔过其祖又被过午的描繪吸引过来。〕

过其祖：哪儿有呀？

过 午：（唱）她业已跑上了林蔭路。

过其祖：林蔭路上也没有呀！

过 午：（唱）茅亭内停脚步她又把栏杆扶。

手脚灵巧赛过楊排风边飞边舞，

她那里又把蝴蝶扑。

过其祖：就这个样儿呀！

（唱）欢蹦乱跳村姑野妇，

就比上楊排风也是个燒火的丫头穷命賤骨。

水 运：（慌忙解釋）

（唱）那一个不是嫦娥是玉兔，

她本是我侄女儿的小丫鬟名叫翠竹。

过其祖：我說怎么看着不对劲呢！

水 运：她在这儿呐！

过 午：（旁白）他没看上，我相中了。丫鬟都这样，那小姐自然是更漂亮啦！（突然发现什么，意外惊叫）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儿？

过其祖：过午，你又看见了？

过 午：看见了。

过其祖：我的眼睛，它怎么老不好使呢？

过 午：（唱）你瞅准月亮门里的那棵桂花树。

水 运：（指着另一处）公子，她在这儿呐！

过其祖：你别给我乱指啦！

过 午：（唱）瞧这位千金小姐长得多有福：

高矮胖瘦都合适好一比月宫里的擎梁柱，

从上到下一般儿粗。

嘴歪眼斜眉毛倒竖，

花和尚也没有她的头秃。

过其祖：（唱）我的妈呀！真象一只母老虎！

蠢猪配夜叉——（生气欲去。）

水 运：（急忙拦阻，接唱下半句）

那是小女叫香姑。

那不是我侄女，公子千万别误会。

过其祖：你侄女儿她到底在哪儿哪？

水 运：她在那儿荡秋千呐！

过 午：妙啊！

过其祖：在哪儿？

过 午：（唱）秋千架是通天路，

九天仙女降尘俗。
飞上飞下腾云驾雾，
真好比天女散花一幅图。
公子他直看得木雕泥塑，
不眨巴眼皮也不转眼珠。

过其祖：（唱）她走下秋千抬莲步，
（忘其所以，竟“东施效颦”，丑态百出）

朵朵莲花路上铺。
小蜜蜂花蝴蝶全都围绕她飞舞，
闭月羞花说得出口。

〔水冰心声：“翠竹，我们回去了吧。”〕

过其祖：（唱）你走一步来我要跟一步。

过 午：小心点！

（唱）石栏杆碰着脑瓜骨！

过其祖：啊哟！

过 午：公子爷！

过其祖：甭顾我，快别让她走……

过 午：人家早进去了。

水 运：哈哈！——公子，你是相中了？

过其祖：相中了，相中了，太相中了！（得意忘形，不知所措，竟向水运下拜）岳父……

水 运：慢来。

过其祖：（意想不到，勃然气生）怎么的，你还不乐意啊？

水 运：小老儿是求之不得。

过其祖：那你还“慢来”什么呢？

过 午：真是的，凭我們老爷的府第，还配不上你哥哥的門戶？

水 运：那太高攀啦。

过 午：凭我們公子爷的长相，还配不上你侄女儿她的小模样？

水 运：才貌相当，沒比这再好的啦！只是我那侄女儿，起小沒媽，驕縱成性，凡事儿好自作主張。再者說：这又不比买妾娶小，婚姻大事，总不能沒有媒妁之言呐！

过其祖：这好办。明个就叫县太爷前来提亲。

水 运：那太好了！父母官作大媒：既光彩，又体面，說話更硬气。

过其祖：就这么办。——过午呀！

过 午：小人在这儿給公子爷您道喜啦。

过其祖：算了吧！快帶公子爷上县衙。

过 午：是。——可是我……

过其祖：您还有什么事？

过 午：公子爷相中小姐，喜事一件。小人跟着相看半天，也相中一个。求公子爷恩典，就将丫鬟賞給小人我吧。——有道是：喜事成双么！

过其祖：好，好，好！好一个喜事成双。

过 午：小人謝恩。

过其祖：算了。快走吧！哈哈，哈哈！

（唱）都說是踏破鉄鞋无覓处，

誰料想得來却未費工夫。

过 午：嘻嘻，嘻嘻！

（唱）喜事成双奴随主，

我配丫鬟挺对乎。

水 运：哈哈，嘻嘻嘻嘻！

(唱)俺女儿一出閣两家并一戶，

万貫家財都归我独享清福。

〔三人先后分头下。落中幕。〕

第二場 明 下 聘

〔翠竹手拿书信上。〕

翠 竹：(唱)一封书信拿在手，

我为小姐喜心头。

千里捎书情义厚，

翠竹送信奔綉楼。

〔中幕启。〕

翠 竹：(上綉楼)有請小姐。

〔水冰心上。〕

水冰心：(念对)身为女子守綉楼，羡慕男儿天下游。

翠 竹：(淘气逗趣)小姐呀！

水冰心：(唱)見翠竹两只手背在身后，

她那一对眼珠儿机灵灵地直轉悠……

你又要打什么哑謎，鎖什么扣？

姑娘我不怕你的主意度。

翠 竹：(唱)本有心要将小姐逗，

被您識破好比是风吹云散雨自收。

我这有：鉄公子从京城寄来闊候，

問小姐：这封书信您乐不乐意收？

水冰心：（唱）打你个貧嘴猴丫头，

（巧取书信到手）

我不收下你还往哪里投！

（細心閱讀，衷心喜悅）好啊！

翠 竹：（唱）一声“好”字說出口，

問信中写的是什么事由？

莫不是老爷遭貶得了救？

水冰心：（唱）虽未昭雪却有了苗头。

他的父效秦琼不忘故旧，

为家父冤枉事又把本章修。

翠 竹：（唱）戶部大人肯奔走，

喜訊傳來解煩愁。

〔翠竹欣喜若狂，水冰心喜形于眉目之間，將书信一讀再讀……〕

水冰心：（唱）我更喜公子达觀看得透，

鴻圖鵠志高人一籌：

他言說：“忠良受害古來有。”

他劝我：“莫因奸賊挡道忧，

欲申正气要爭斗，

不能屈膝靠謀求。

在野寻师又訪友，

英雄义士广交游，

单等君子結党后，

除暴安良大报仇！”

雁飞千里情誼深厚，

琴彈知音志趣相投。

(撫握書信，不忍釋手，終于又交給翠竹。

翠竹：(接過書信)瞧，我們小姐和鉄公子可真是天生的一對兒。

水冰心：休又要嘴！

翠竹：好，好，我不說還不行嗎？

水冰心：翠竹，你快說，我們今日當怎樣玩耍？

翠竹：怎樣玩耍？——對，老爺有救了；小姐有靠了，真是雙喜臨門，這可得好好的樂一樂！——哎，咱們在屋裡打骨牌，看運氣吧？

[水冰心搖頭。

翠竹：那咱們就到外邊去采花兒，扑蝴蝶？

[水冰心不語。

翠竹：讓我再想想：這大地回春，陽氣上升——哎，小姐呀，每年您給夫人去扫墓，都要趁着踏青玩風箏；今年的我是準備好了，可在這深宅大院裡邊，能放起來嗎？

水冰心：放風箏！（推窗眺望）

(唱)一片春光好錦綉，

滿眼景色難盡收。

近處的：大明湖湖波綠好一似湘縵湖縵，

遠處的：千佛山山色美呀就好比趙千里的大畫一軸。

這惠風和暢逗翠柳，

那黃鶯鳴叫鬧枝頭。

我為春景添春色，

風箏起給藍天綴上綉球——

它在空中游游蕩蕩，

好比湖心泊漁舟。

深宅大院也要放，

風箏不上天我決不罷休！

好，好，好！快去準備。

翠竹：好。——哎！二員外做什么來了呢？

水冰心：昨日水望稟報之事，莫非當真叔父所為？

翠竹：一點不假——我忘告訴小姐啦。適才我到西院去，見着大小姐，聽說二員外把聘禮都收下了。她沒羞沒臊的對我說她爹給她找着女婿了。

水冰心：但願如此。只怕不是聘姐姐，叔父到來怎樣得了！

翠竹：好辦。西院裏有人樂意許親，也有人樂意出嫁，不關咱們東院的事。等二員外到來，不管他說得天花亂墜，只要小姐咬死不答應，我看他也不敢強逼您嫁人。

水冰心：這……

〔水運上，翠竹入內。〕

水運：（念對）十顆珍珠袖內藏，一副笑臉進綉房。

〔翠竹取風箏上。〕

水運：喲，我說佳女兒，你們這是想放風箏去呀！

翠竹：是啊。

水運：放風箏，好啊！——手里緊扯一根繩，仰着腦袋看風箏；安上弓子還有响，鞭炮“送飯”准帶聲。

翠竹：二員外也挺喜歡吶，那咱們就一塊兒去放風箏吧！

水運：翠竹，別忙。二員外找你們小姐還有事呢。

翠竹：有事就快辦。

水 运：要办。（旁白）想到外边放风筝，准是在闺中呆得寂寞。

看来，今个提这事儿还有門儿呢！哈哈，哈哈！

水冰心：叔父因何如此高兴？

水 运：哈哈，哈哈！侄女儿你就猜吧：是喜事一件呐。

水冰心：莫不是与我姐姐选好佳偶？

水 运：嘿！

翠 竹：我們小姐猜对了吧？

水 运：嗯——猜对一半。

翠 竹：此話怎講？

水 运：（唱）确是选来好佳偶，
只是那郎才不配蠢丫头。

翠 竹：他配哪个？

水 运：他配你們小姐。

水冰心：什么？

水 运：侄女儿，你听叔叔我說呀！

（唱）侄女儿你是閨中秀，
一家女来百家求。
千家百戶空張口，
只有一家接彩球。
为选他我訪遍了左近邻右——
这婚姻大事不兴抓阄。
講人品：公子生得十分俊秀；
論門戶：他爹官高要封侯。

翠 竹：二舅外，这段姻緣虽好，无奈我們老爷充軍在外，家务需人料理；我們小姐她不聘，不是早就和您說过嗎？